

浦江清

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

1949+1950, Anderson, etc.

饭后，访问海格笔友。L回校为了要中国人提出，在野路野道草，她跑去问他咨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胜利时的状态，不宜在此时提出。他对此项目失明，为果有本机会，他就要印到书用。请单世哲人，他或邀校不可，但没有人做公开讨论，有些人是要暗中表态的。那个时候太多，中间人难于定论。他不反对 Communism, 但也不赞成 Russian Communism。他生活他，都是中国人。 Chinese Communists 与苏联是 Russian Communists. 学校是——

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

浦江清

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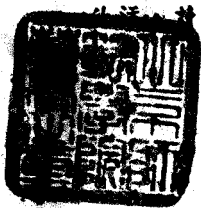
三民版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0451

1120451



新加坡·音

封面设计：马少展

清 华 园 日 记

西 行 日 记

QINGHUAYUAN RIJI

XIXING RIJI

浦 江 清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33,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10002·93 定价1.75元



浦 江 清

浦江清，一九〇四年生于江苏省（今上海市）松江县。先后就读于松江中学和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二六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任陈寅恪的助教。一九二九年转入中国文学系任教。一九三八年任西南联大教授，一九四六年联大解散，回清华大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为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病故。

他读大学时主修西方文学，任清华研究院助教时受陈寅恪影响，多读西方的“东方学”文献，转入中国文学系后又沉浸于中国古典文学，在同辈中以渊博称。教中国文学史近三十年，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简史》，因晚年多病未能实现。遗著有《浦江清文录》，收论文十一篇，《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最有名。

一月二日 辛卯十二月初十日 辛丑

月曜日 (即星期一) 民國十七年 學校日記

要 提

事 記 會 社

氣候

八時半起身。晴。接到友人及親賀年片甚多，有年々可預料的，有絕對想不到的，有可置之不理的，有須拜覆的，須拜覆的亦祇得待諸舊曆新年。

溫度

忽想寫信給執事，從去年七月裏曾有信給他，他已來了兩封信，都沒有覆。從早上寫起，中間為他事間斷，一直寫到下午四時方才停筆，盡六頁，約計有四百事字，因為是今年第一封給人家的信，應得要寫的長一點，以表示我今年的勤懇。

卅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十二日。Sunday. 晴。

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陈蜀丞事，特地去着他徵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称比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就要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宿务建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大对 Communism，但他不赞成 Russian Communism。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Chinese Communists 本来就是 Russian Communists。学校是一个国作，何等多数人不离开，则保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关于提出添聘陈蜀丞事，是骏裔和公生所极力想推进的。冯芝生同意为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廖宗郁赞成慎重，不宜在此时提，使学校觉得突兀，而多添麻烦，对于中文要有选择。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我把此事告知骏裔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统盘计划，为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缺。今天去访陈先生，告以此决定。并告以据我所闻，陈寅恪来北平，仍为抢救若干教授事，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为有打算，可也参加。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告梅公云云。他谢我转告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去梅公家登记。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也是重要

目 录

清华园日记(上)	1
一九二八年	3
一九二九年	24
一九三〇年	43
一九三一年	49
一九三二年	67
一九三六年	85
西行日记	95
一九四二年	97
一九四三年	207
清华园日记(下)	215
一九四八年	223
一九四九年	249
跋一(王季思)	276
跋二(吕叔湘)	287

清华园日记

(上)

一九二八年

一月一日 星期日

自一九二六年秋余来清华至此已一年半。

晴。九时半起身。

十二时，请郑宗棨君吃饭。此学期初余颇热心要读日文，因请郑君教文法，但只读三星期。

下午赵君斐云来闲谈。彼于明日须往天津出席罗振玉等所办之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刊行会。

一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身。晴。接到友人及亲戚贺年片甚多，有年年可预料的，有绝对想不到的；有可置之不理的，有须拜覆的。须拜覆的亦只得待诸旧历新年。

忽想写信给蛰存；从去年七月里曾有信给他后，他已来了两封信都没有覆。从早上写起，中间为他事间断，一直写到下午四时方才停笔。尽六

页，约计有四千字。因为是今年第一封给人家的信，应得要写的长一点，以表示我今年的勤恳。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旧校长曹云祥氏向外交部提出辞职，外交部已派严鹤龄氏暂代清华学校校长职。严氏于今日到校。

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清华于一九二五年停止留美预备部，办大学，又增设研究院国学部，似渐渐有希望，然因办事人依旧为此般人物，教授大部分为旧留美部教员擢升，故三年来成绩一无可观。今曹氏为研究院教授学生所攻击，又因帐目糊涂，外交部遂讽其辞职。继任严鹤龄氏亦外交系中人，然闻中文较通，人格较严肃清正，未知来校以后能着手整顿否耳。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发拜旧历新年贺年片四十余。余交游寥寥，

又懒于书信，同学亲戚有久不通音问者，发一贺年片，亦聊以通消息也。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社。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斐云招余至其家吃年夜饭。是晚客仅余及王以中君、朱佩弦君及斐云夫人之姊张女士四人。斐云之新夫人劲先女士出招待，甚殷勤。

饭后看电影，片为国产《点秋香》，鄙陋无可观。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晨起甚早，与涵清、舜若、旭之、以中、增禄进城。

下午游国子监及太庙，观辟雍及进士题名碑。碑自明永乐至清季皆存。见宣王石鼓。真者十二枚在内，护以铁丝栏，如石馒头，遍刻字。其在门外者则真作石鼓形，字只在鼓面，清时摹刻者也。

晚至开明剧场观小翠花之《贵妃醉酒》、尚小云之《满床笏》。

京中旅馆以元旦均闭门，因宿中国饭店头等房间，一夜银七元，可谓阔极矣。爆竹声一夜未断，不成寐。

三月三日 星期六

其可书来，云叔湘同在苏州中学教书。即作函覆其可并询叔湘近况。

作书与陆规亮先生。在南京读书时彼曾助余学费四十五元，今汇还。计欠彼已三年矣。另以《元氏长庆集》、《温飞卿集》二书赠之。

三月四日 星期日

以中等均进城去玩了。今天一天一人闷在房中。写信三封。读《礼记·曲礼》毕。

三月五日 星期一

看以中校《南方草木状》。尽和他闲谈。

晚上到图书馆中翻看杂志二小时。

三月七日 星期三

雪。至晚即消。

读窥基《唯识二十论述记》。

张荫麟君为《大公报·文学》副刊撰一稿，评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吴雨僧先生谓其骂得太过火，嘱余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因将二期《国学论丛》细看过。于张君文后删去一段，续上一大段。原文骂得极痛快，气势亦盛，我的“续貂”文笔乃大不类。弄得筋疲力尽，终究有晴雯“补虽补了，终究不象”之慨。

三月八日 星期四 晴

吴先生终究怕研究院学生和他“捣蛋”，张君之文决定不登了。因此我又得闲。

昨天晚上拉丁文没有读，今天没有去上课（旁听）。本想今天晚上二课一起读，可是头脑有些发昏，索性今天也不读了。下星期三课一起背罢。

圈点苏诗。尽三卷。

三月九日 星期五

以朱逊先先生所藏明万历己卯刊陈世宝、朱东光、张登云校本《吕氏春秋》校四部丛刊影明宋邦乂等校本，尽五卷。

数学教授云南熊迪之先生招饮后工字厅。九时始归。

* * *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晨七时起。理行装。雇人先挑至西车站。

十时别母及诸弟即行。柬叔及涛弟送余至车站。

十一时车开。车中值徐山民君，前在竞雄女学相识也。剧谈诸旧人，悉寄尘女士在苏州养病，佩忍先生仍在上海教书，亨利女士已离婚独身，贞利已长，在中学。青瑶女士仍依父居，父嗜鸦片，贫甚，恃青瑶画印以活，境甚凄苦也。

午抵沪。访友松于施高塔路四达里，同出访蛰存于林肯坊，并遇刘灿波君。刘君方计划一书店。

访育琴于武定路二十八号。同至雪园进餐。至申园看赛狗。赛狗之风近日始至中国，沪上仕

女如狂。余等无甚兴趣。晚宿育琴寓。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昨夜一夜未睡。与育琴、蛰存作长夜谈。饮汽水尽数瓶。余与育琴各占一床，蛰存睡地板上，非育琴不知客气，蛰存性执拗如是也。晨假寐片刻而起。雇车赴车站，买上海至北平通车三等票，价三十五元一角五分。站上幸有育琴、蛰存照顾，否则买票、扣行李等等，麻烦十分，而时间局促，或竟走不成也。

上海至北平开“通车”此其第二次。一星期只有一次。上海每星期三开，北平每星期一开。

下午三时许到南京江边。过江，上浦口至平通车。车上已有多人，俟我们到，仅一小时即开矣。

车中晚餐，云米竭，至夜深未至，饥甚。夜亦不成睡。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晨到徐州。车改陇海路行。倦极，假寐片时。十时许进餐。一碟蛋炒饭价三毛，昂甚矣。然犹未若一碗汤面价亦三毛之贵也。